

> 背影

清明来临念母亲

□ 甘武进

“我想天堂一定很美/妈妈才会一去不回/一路的风景是否有人陪……”当这首歌在我耳边响起时,无论我在何时、无论我在何地,大多会停下来,哪怕只是短暂的几秒钟,眼前会不由自主浮现出母亲慈爱的笑容、关爱的眼神,让我不管离家多远、遇到多大挫折,总能从容应对,向往美好。

母亲是个朴实的农村妇女,她对土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。春风初至,她的春耕开始了。屋后的菜园不大,母亲翻地,碎土,撒肥,平整,播种;浇水,间苗,移栽,立架,剪枝,疏果……菜园成了母亲的一个孩子,我们是她精心养育的蔬菜,倾注了她所有的慈爱和牵挂。菜园里一年四季郁郁葱葱,各类瓜果蔬菜依次出现,丰富着我的餐桌,温暖着我们的胃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耕了,那是母亲最忙碌的时节,一家人的生活,全在那十几亩地里,她丝毫不敢懈怠,在地里挥汗如雨。母亲来到田埂上,给被杂草覆盖变得臃肿的田埂理发,清理沟渠等。日薄西山,她的身影才出现在回家的小路上。一天的辛劳落下帷幕,母亲用一点时间将粗糙的食材化腐朽为神奇,展示着她的厨艺。接下来的时光,一家人共享晚餐,母亲快乐满足的神情跃然脸上。

母亲识字少,却有最朴素的劳动观——一个人只要好好劳动,就不怕没有饭吃;只有从小开始吃苦,长大后才会过上好日子。在母亲影响下,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劳动。稻田,是母亲生活的热望。她带着我们在稻田里依次排开,看谁将秧苗插得又快又多又整齐。麦田,母亲迎接着收获的喜悦。炎炎烈日,她割麦的动作轻捷。我们握起镰刀,乖巧地跟在母亲身后收割。麦田里,

麦香弥漫。

花生该收获了。地里的花生,丰满结实,她把厚实饱满的挑出来,做水煮花生给我们吃。院子里,葡萄树是母亲栽下的。她松土施肥、修枝整叶、疏花疏果……直到成串的“龙眼”被风雨拍打饱满,被阳光酝酿透彻,她才放手。柿子树也是她栽下的。每年柿子多得都压弯枝头。在家时,母亲最喜欢看我们吃葡萄,摘柿子……她说:“树上多着呢,你们慢慢吃,吃多点。”

每当垂下一树累累甘甜,秋就款款而来。只是,死亡很近,它不会在意你的想法,只会自顾自地带走它想带走的人。那年秋天,母亲得知自己的病无法医治后,着手准备她的后事。她说,已给自己选好了墓地,就在自家的菜地里,旁边是乡村通往县城的公路——她希望自己能感受到我们回家的脚步。母亲说得很从容,很平静。她对待死亡的冷静与豁达,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

“妈妈永远是我心里最美的花/叫我浪迹天涯也要记得回家……”如今,母亲长眠地下已五年了。她用自己的选择,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,将爱留在人间,让我们温暖地活着。每年清明节,我都会在母亲的墓前跪下,跟她说说心里话。我总希望,在我跪下之后,把头贴在墓边的土地上,母亲能知道她的孩子回来了,已经来到她的身旁。

我倾诉着生活中的不幸、美好和愿望,感受母亲淳朴、能干与向善的心,重温母亲的爱抚和叮嘱。在我苍凉的转身间,母亲成了一个名词、一个符号,永远刻在我的心里。“如果天堂真的很美/我也希望妈妈不要再回/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/会掉眼泪……”

> 市井

老街面馆

□ 马健

老街的一角,有一家历史悠久的面馆。我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它已经在那了,据说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。老板已经更替了两代。时光悄无声息,三十多年只在倏忽间,如今它更老了。

现在的老板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大叔,他说从父亲手里接过这家面馆,用心经营,不敢怠慢。他一心想为周围邻居服务好,让自己的面馆长久地生存下去。大叔从儿时就在面馆帮忙,尽管他上过大专,但最终还是为了这家面店,放弃专业来面馆接班。尽管当年的大男孩已经变成大叔,但是我感觉他的变化不大,满脸的笑容绽放如初。只是,岁月在他脸上雕刻了皱纹,为他的鬓角增添了白发,这也是自然周而复始。

面馆里主打的,自然是面条,香味迷人,沁人心脾。要是你从面馆门口经过,那悠长的面香准能萦绕在你周围。面馆的门脸不大,陈设也相当简单,两个简易的锅灶,外加几套桌椅,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门口的那两口煮面的锅,仿佛一直热气腾腾。老板系着根麻灰麻灰的围腰,熟练地抓起一撮面条丢进锅里,用特制的长竹筷轻轻搅动,掌握好火候和时间,用漏瓢在水中一旋,面条便团成一团进了漏瓢里边,然后倒入早已备好的佐料碗中。老顾客一脚踏入店门,闻到那股面条的清香,就像回家一样亲切。

店里的顾客多是附近的居民,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。工作日的早上,店里的顾客经常走了一拨又来一拨,人多时座无虚席,不少人只得端着碗站着、蹲着吃。不管是白领还是挑

夫,无论是老大爷、美女、帅哥或是小孩子,都不会在意自己的形象,男女老少吸溜着长长的面条,将一碗面吃完,吃得随心所欲,酣畅淋漓。

一般到了休息日,顾客不赶时间,到了店里特别放松,面馆里的气氛变得悠闲起来,大家聊得火热。桌与桌之间隔得很近,大家有时与邻桌聊,有时隔桌聊,有时聊着聊着就凑到一桌。国际新闻、天下大事,还有哪家孩子结婚、哪家孩子考上研究生之类的,一个话题出来,总会有人接话,并且把话题延续下去。每当这样的时侯,大叔就笑眯眯地看着顾客,脸上有点得意,有点骄傲。

去年底,老赵家出国多年的儿子回来了,点名要到面馆吃早餐。大叔立即紧张起来,用心研究起十多年前的食谱,力求给赵家儿子来一波原汁原味的“回忆”,毕竟这是“国际交流”,他力求使出浑身解数,让国外来客尽兴。今年年初,退休教师蔡老师得了胃癌,她特别想吃一碗面馆的面条,于是大叔亲自煮了一碗,送到了病房,感动得蔡老师热泪盈眶,说:“吃了这碗面条,就算死也值了。”前一段时间,还来了一位省里的干部,他吃完直说:“老味道,老味道。”后来一问,原来他三十多年前曾在这个镇上工作,调走后一直对这个面馆念念不忘,一碗面条勾起了他无限的回忆……

大叔依然每天打理他的面馆,但是我总觉得那面馆墙壁上所承载的灵魂,是敬业、执着、诚信和坚持不懈的追求。或许,老街面馆多年屹立不倒,不仅仅是靠它的味道和诚信,更主要的是靠一种岁月积淀出来的人情美和人性美。



> 闲话

不必立“有趣”的人设

□ 唐占海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“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”成了一句热度极高的话。于是,很多人开始追求“有趣的灵魂”。

我的朋友圈里,有个女孩拼命立有趣的人设。前段时间,她发的每一条朋友圈,都是有琴棋书画的美图,以示高雅趣味。后来她大概觉得这样太雅,不接地气,跟“有趣”还有一定距离,她又开始发搞笑段子和搞怪的网络语言。不仅如此,朋友们聚会的时候,她也确实很能活跃气氛,不停地唱歌、讲笑话,乍一看是个可以打一百分的“有趣灵魂”。

不光是这个女孩,我周围很多人都在刻意立“有趣”的人设。他们好像觉得一个无趣的人,会被朋友们抛弃,被全世界抛弃。无趣意味着古板沉闷,缺乏情趣,不讨人喜欢。跟无趣的人相处,就像读一本味同嚼蜡的书,又累又乏味。谁愿意当一个无趣的人呢?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。人们恨不得把“有趣”两个字写在脑门上。

而这些人中,有相当一部分并非真的如此“有趣”,而是为了迎合别人表演出来的有趣。因为你跟他们接触一会儿就会发现,他们肤浅幼稚,热衷站在聚光灯下,喜欢被吹捧。他们表演出来的“有趣”也漏洞百出,比如说自己喜欢琴棋书画,可连最基本的相关知识都没有。他们总是故作幽默,却总是把一个笑话讲得异常尴尬,让别人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,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。

我以为,不必立有趣的人设。有趣不是为了迎合别人,而是为了取悦自己。也就是说,“有趣”不是给别人看的,完全是自己的事。比如写《瓦尔

登湖》的梭罗,离群索居,过着非常简单朴素的生活。他的隐居生活别有什么娱乐,连朋友都少。在旁人眼中,这样的人就是孤独的怪人。谁了解他内心的丰盈和有趣?湖水木屋、月亮飞鸟、白雪冬树,魅力无穷的自然给了他最好的滋养,他笔下的文字优雅清新、轻灵美好,源于他有着“有趣的灵魂”。而有趣的灵魂,并不是他刻意展示给别人看的,而是他顺着自己的心愿、做自己喜欢的事所展现出来的自身魅力。

类似的人有很多,古今中外都有。很多伟大的艺术家,在人们印象中并非有趣的人。他们可能看似孤僻、古怪,甚至无法融入人群,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但他们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,享受着无穷的乐趣。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评价,他们是有趣的,他们的灵魂世界充满了趣味。这种趣味,别人无法理解,他们自己享受其中。这就足够了。

我认识一位写小说的人,他过着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日子,每日埋头写呀写。除了读书写作,他的生活乏善可陈。吃喝玩乐这类看似“有趣”的事,他不感兴趣。周围人提起他,也经常流露出不屑的眼神。可他全然不在乎这些。他不会为了让别人觉得有趣而改变自己,更不会主动迎合别人。他过着数年如一日的简单生活,却觉得心灵舒适而丰盈。因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,他身上散发出的从容自信的光彩。接触过之后,你会感到他是有趣的。他的有趣,是真正的学识和灵魂之光。不取悦别人,悦己者才是赢家。

不必立“有趣”的人设,因为人生是自己的,不是给别人看的。有趣也应该是自己的感受,而不是秀给别人看的。